

护
花
有
功

左 晴 雯

I247.5
Z20

护

花

有

功



(台湾)

左晴雯 著

真知文化出版社

4102



ZL142002

责任编辑:李 刚

封面设计:符晓笛

左晴雯作品集

护花有功

(台湾)左晴雯 著

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章:6 字数:128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 - 378 - 1731 - 0/I. 1691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羽裳

羽裳 羽霓

“叩！叩！”当门上传来敲门声时，羽霓几乎不用打开门就知道前来找她的人是谁了。

是羽裳！她那双胞胎的姊妹。

甚至，羽霓可以很清晰地感应到，羽裳此刻的心情十分沮丧而且低落。

听人说，双胞胎的心电感应要比一般亲手足还要来得强；而对羽裳和羽霓这对同卵双生的双胞胎而言，这种心电感应简直是超乎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所谓同卵双生双胞胎，乃指自同一个卵中生长，但在成长过程中分离成两个部份。她们虽是双生儿，但在个性方面，两人却有着互补的作用；一人内向，另一人就外向，如果中和一下，就是最完美的人格，同时她们也比其他双生子更了解对方。

这也是为什么羽霓可以轻易地感应到羽裳的不愉快；虽然她们姊妹并不常见面，但是她们都可以由心中感应到另一半的感觉。



果不其然，羽霓一打开门，就见到羽裳那一脸好像天就要塌下来的表情。

“姊，你不舒服吗？”羽霓关心地问，一边往后退让着，想腾出一个空间让羽裳走进这个窄小而阴暗的房间。

没办法！在台北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能够用最低的价钱租到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羽霓就已经要谢天谢地了，哪能再去要求这么多？

但对一向重视物质生活的羽裳而言，她可不会喜欢这个地方。

“可以找个地方谈谈吗？”对羽裳的反应，她一点也不意外。

“好。”她拿了小钱包，并将门锁上。“这种地方还需要锁吗？”羽裳语带讥讽地说：“跟你说了几百次，叫你搬到像样一点的地方，你偏不听！你是不是钱不够用？可以开口跟我要啊！”

对于羽裳尖酸的话，她通常只有用沉默来回答。

十三岁那年，父母因遭遇意外而身亡，从此两姊妹成了所有亲戚的拒绝往来户。在她们尝尽人世间的无情与冷酷时，圣母院收容了她们，从此羽裳就变得有点愤世嫉俗，所以在高中毕业后，羽裳便决定要向“钱”看；她放弃了升学，到社会上去工作。而羽霓

则决定继续升学，但她是采用半工半读的方式，所以生活对她而言是十分艰辛的，但她却不曾抱怨过，甚至喊过一声苦。

她把所有的时间全给了工作和学业，但她却从不以为苦，因为她有她自己的目标；就如同羽裳也有她自己的目标一样。

凭藉着自己的美貌，羽裳很快地找到了一份模特儿的工作。美其名是模特儿，但是一年到头可以用指头算得出来的服装表演次数根本无法维持她的生计，所以她们这些模特儿还有另一种身份——公关小姐。

因此羽裳在物质生活上根本不曾缺乏过；她租了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套房，但是她从不让羽霓知道她在当公关小姐，所以一直不曾让羽霓去过她的住处。

羽裳以为自己隐瞒得很好，羽霓却可以从心电感应中感觉出羽裳有事在瞒着她，但是她从来不多问；毕竟已经大了，每个人多少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找了一间 coffeeshop 进去，她们各自点了饮料。

“我快烦死了！”沙羽裳从烟盒中取出一根烟点上。

“姊，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这还是羽霓第一次见到她抽烟。



她用个“大惊小怪”的眼神瞪了羽霓一眼；其实对做她们这一行的女孩子而言，抽烟只是小case。

不过，她以前从不在羽霓面前抽，因为她好面子，而且也想保持一个做姊姊的形象。

只是——今天她实在是烦得已经无法再顾虑这么多了。

“我说过我很烦。”她又抽了一口；就算她不说，羽霓也可以感觉到羽裳的心情此刻十分混乱。

“出了什么事？你被老板开除了吗？”

羽裳没好气的翻翻眼；她突然发现自己和羽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如果不是有事要央求羽霓帮忙，她怎么样也不会想要来找她。

根本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嘛！

“我谈恋爱了！”

这对羽霓而言根本不是什么太意外的新闻。

自从羽裳出了社会，她就常常听到羽裳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通常她会兴高采烈地告诉她对方是个什么样的男人，条件多好、长相如何，但是往往过没多久就又不了了之了。

“恭喜！”这也是羽霓唯一可以说的。

“恭喜个鬼啦！”她的话引来羽裳眉心微皱。

能遇见李哲襄可说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更何况是



让李哲襄注意到她，甚至开始和她交往，这简直是她当初所始料未及的事。

外界一直有传闻，李哲襄换女人如换衣服；他的风流确也曾伤过不少女人的心，但是几乎所有与他交往过的女人都希望可以抓住他。抓住他等于抓住一辈子的荣华富贵，而有朝一日麻雀变凤凰也一直是羽裳的希望。

李哲襄并不是个简单的人。他虽然是情场老手，但是他从不玩玩不起的女人，因为他怕被套上婚姻的枷锁。

但是羽裳却想要放手一搏；她要用自己的方法抓住李哲襄这个浪子。

只是李哲襄太聪明了，她怕自己终究会功亏一篑，所以她想到了羽霓；她知道羽霓可以帮她完成这个心愿。

“听过李哲襄这个名字吧？”

羽霓沉思了一下，摇摇头。

“说你是井底之蛙还真不为过！”羽裳没好气的按熄香烟，继续说道：“他就是长源企业董事长李震源的孙子；含金汤匙出生的，人不但长得十分潇洒，而且还是个黄金单身贵族呢！”

羽霓眨着眼，脸上有着不明白的表情。

“他约我今晚到他别墅去一块儿吃烛光晚餐。”羽裳一边说，一边思付要如何让羽霓相信她接下来要说的每一句话。

“那很好呀！”羽霓很直接的反应。

“我也知道很好，问题是，今晚我还有一场戏要表演，根本无法准时赴约。”

“那你为什么不拒绝他？”

“我好不容易才等到他开口约我，我又不是白痴，怎么会推掉？”要不是她必须求助于羽霓，她真想掉头走人。

平常不是心电感应很强的吗？为什么在节骨眼上却一点儿也不灵光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这句话比较像样些了。

“我想请你代我去赴约。”她开始切入正题。

“我？”羽霓指着自己，还来不及开口说“不”时，羽裳已抢先一步开了口。

“你不用紧张；我只是希望你准时前往，然后等我走完戏之后就会赶去，到时候你就可以离开了。”这只是她计划中的一部分。其实……

“可是万一他发现我不是你，或者我不小心说溜了嘴，那怎么办？我看你还是请他改期算了。”

“羽霓！我们到底是不是亲姊妹？”羽裳决定动之



以情。“我可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你知道吗？这个约会可能攸关我的一生幸福，难道你就这么狠心不帮忙？”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

“算了！”她截断羽霓的话，一脸怨态的起身说道：“就当我没说过好了！反正……”说着，眼眶一红，带点哽咽地道：“亏我们还是亲手足！你竟然连这一点小忙也不帮，我真是伤心！”

“姊！”羽霓作梦也没料到羽裳的反应竟会如此激烈。“我不是不帮你，只是——我晚上还有课要上。”

“是我的幸福重要还是你的课重要？”羽裳软硬夹攻。如果牺牲你一堂课而能换来我的终生幸福，你也不肯吗？”

“我——”

“算了、算了！早知道你这么无情，我就不会来自讨没趣了！”

“姊！你不要这么说。”她最无法拒绝亲情攻势了。“好吧！我答应你，不过，万一我弄砸了你不会怪我吧？”

一听到羽霓肯帮忙，羽裳赶紧缓和下僵硬的脸色，陪着笑脸说道：“我怎么会怪你呢？而且只要花你一、二个钟头的时间而已，我相信以你的聪明才智





是绝对可以应付得来的。我会尽量赶去，你放心吧好了！”

羽霓可没有她的乐观。她不知道这个叫李哲襄的男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但是却已经开始担心了。

不过，她根本也没有反悔的余地了，不是吗？



一定进画廊，倪羽霓便明显地感觉到陈朝绰的低潮。

这可是一极十分不可思议的“大事”！

因为她来这儿工作已经一年多了，所以十分明白陈朝绰那种乐天开朗的个性，恐怕就算天塌下来了，他都不会眨一下眼，但是他今天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快乐，令倪羽霓不免怀疑到底是什么事令他如此困扰？

“陈大哥。”

虽然陈朝绰是这间画廊的老板，但他从不摆架子，对倪羽霓更是亲切得有如邻家的大哥哥，坦白说，他是个拥有足以令女人心动的条件的男人。他高大、相貌出众，而且斯文温柔；但是他却不喜欢女人。

正确地说法是，他不爱女人！他有个关系十分亲密的“爱人同志”——史蒂夫。





史蒂夫是个中法混血儿，那张尤如模特儿般的脸孔每每令许多女人趋之若鹜，偏偏他有断袖之癖。

在这爱滋病猖狂的时代，他们仍不畏死神随时都有可能召唤他们的危机，为自己的所爱而活。

很多女孩子来应征柜台工作，往往是因为想接近陈朝绰，而一旦知道他是个同性恋后，又各个都逃命般地逃开了。陈朝绰还曾笑过倪羽霓是一个不怕死的敢死队。

她当初在得知陈朝绰有此癖好时，非但没有离开之意，反而更加坚定的留下来为他工作。

原因无它，她觉得为陈朝绰工作能够受到尊重。以前她待过好几家公司，但总会因为她的嫩涩和花容月貌，引来男同事和上司的凯觔，甚而对她的性骚扰，使她现在对男性产生了某种抗拒的心理。

“陈大哥，你没事吧？”她发现他有点心不在焉，那思绪好像已云游四海去了。

陈朝绰拉回思绪；一脸愁云惨雾的叹了口气。

“这次找死定了！”

倪羽霓的一颗心跳到了喉咙口；她知道上个月他偕同史蒂夫一起做了血液筛检，难不成他和史蒂夫

“羽霓，你别净用一张苦瓜脸看着我，好歹我平





日待你也不薄，你难道不肯替我想个好法子帮帮我？”

倪羽霓傻眼了。

出了这种事，她既不是医生也不是神仙，能有什么好法子帮他？

“陈大哥……”她突然好想哭。

上天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吧！为什么会让这么好的一个人得到这种世纪黑死病？

陈朝绰万万没想到她的反应会是如此，因此他反而被吓了一跳。

“羽霓，你怎么哭了？你想不出法子帮我我也不会怪你啊！”他抽了两张面纸为她拭去脸上泪水。“快别哭了！我已经够心烦的了，你这一哭，我的心更乱。”

是啊！她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哭出来呢？她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她应当要好好安慰他的，怎么反而让他来安慰她呢？

吸了好大一口气，她把脸上的泪水揩干净。

“陈大哥，如果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开口；只要我能力所及，我一定会义无反顾的帮你！”她一副正义凛然的口吻，弄得陈朝绰大为感动。

“你真是我的好姊妹！”他拍拍她的肩，接作又叹了口气。“不是，你要是听完我正在烦恼的事情之后，





恐怕你就不会、也不愿帮我了。”

倪羽霓一脸茫然状。

“昨天晚上，我老爸召我回家去，他对我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我在三个月内不找个女人结婚，一年内不生个孙子让他抱的话，他就要登报和我断绝父子关系，或者是替我找个新娘。我现在简直是心乱如麻，都搞不清楚该怎么做了！”

这次倪羽霓真的是傻眼了！怎么和她所想的差了十万八千里？

对于她的沉默，陈朝绰十分无奈的再度叹了口气。

“瞧！不敢再说大话了吧。”

“太好了！太好了！”她根本不在意他的嘲弄，只是一个劲儿的喃喃道。

“我急得都快“发疯”了，你还一直说好！真是枉费我平时那么疼你！”他有些抱怨的嘀咕着，顺手拿起茶来喝了一口。

“陈大哥，你知不知道我刚才有多担心！”现在换她叹了口气了。“我刚才以为你得了 AIDS。”

陈朝绰被她这突如其来的话给呛得猛咳不已。

倪羽霓连忙帮他拍背顺气。

“你脑筋还转得真快！不过，我老爸的这道圣旨



和得到 AIDS 的严重性是不相上下的。”他嘴角泛起一抹笑。

“我看干脆向他自首算了！让我老爸知道他这个儿子是不可能娶妻生子的；反正选择哪一条路都是一样的下场……”他大有壮士断腕之慨。

“难道没有好一点的方法？”她知道他对父母十分孝顺，否则也不必如此发愁了。

“你可以提供一个吗？”他反问。

“我?!”她指指自己，探摇头，沉思了半晌，突然叫道：“对了！前些时候我看了好几本小说。里面都提到，可以找个假新娘顶替；你们可以事先约法三章，等时间一到，再找个藉口离婚，这样不是很棒吗？”

“倪——羽——霓——”陈朝绰一脸的啼笑皆非。“怎么刚刚才夸你脑筋好，这下子马上就戏逗了！小说是小说，现实是现实，你别那么会幻想好不好？”

“你没听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吗？一定有这种事才会有人写成小说的，我倒觉得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她振振有词的反驳，令陈朝绰直呼受不了。

“算了！再和你‘啼’下去，我会真的‘发疯’！我看我还是找史蒂夫，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倪羽霓抿唇，不明白自己的方法有什么不当之处。

就像她一样。

而最令她烦心的就是，今晚她将冒充倪羽裳前去赴约了！



好像怕羽霓会临阵脱逃似的，下班时间一到，羽裳已经出现在画廊门口了。

羽霓瞪着眼前这辆火红色、价值不菲的跑车。

“姊，你什么时候买了车子了？”她记得前些时候羽裳一直嚷着想要买车，偏偏好像钱不太够，所以抱怨连连；怎么如今才隔没多久，她马上就买了一部这么豪华的跑车，真是太匪夷所思了！

“这些事你别多问，你只要好好的帮我这个忙；一旦我嫁入李家，就买一部同样款式的车子送给你。”

看作羽裳纯熟的驾着车子，她十分肯定这部车子绝不是最近才买的。

“我只希望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幸福，其他的我一概不要。”从小她就十分有傲骨；不是她该得的来西，她一样也不会拿。

“随你！”羽裳嗤之以鼻。





车子驶入羽裳家的大楼停车场，搭了电梯直达羽裳的住处。

虽然身为双胞胎姊妹，但有些讽刺的是，她根本没有机会来羽裳的小套房；羽裳一直拒她于千里之外，今天要不是因为有求于她，她也不会让她走进她的住处。

不过，不管羽裳怎么待她，她都不曾气过或恨过她，毕竟这世上只有羽裳是她最亲的人。

“进来吧！”羽裳打开有浮雕的铁门。

一打开门，羽霓便睁大了双眼；这哪是个“小”套房！这房子少说也有二十多坪，而里面的装潢和设计都十分具有现代感。

但等到走进羽裳的闺房后，才更叫她吃惊——

里面是全套粉红色的床柜组，墙上还有一张羽裳的放大沙龙照；而最令羽霓吃惊的是，照片中的羽裳几乎身无寸缕，只披了一件薄如蝉翼的白纱，这种照片实在是太大了！

她突然觉得照片中的羽裳竟是如此的陌生。

“来！这是你今晚要穿的礼服。”羽裳从大衣柜里那一排排的衣物中取出一件黑色丝绒的晚礼服摆在床上。

因为她们两姊妹有着令人称羨的白晰肌肤，所以

